

列傳

1004
109
121

陳充

向中正

李建中

陳越

蘇舜欽

楊端

江休復

孫唐卿 黃序楊真附

賀鑄

黃庭堅

陳師道

呂南公

朱芾

周邦彥

汪藻

韓駒 張即之趙蕃附

吳淑 舒雅附

曾致堯

洪湛

穆脩

尹源

顏太初

蘇洵

唐庚

劉涇 弟詠之

晁補之

李薦

郭祥正

劉詵

朱長文

葉夢得

朱敦儒

黃夷簡 盧楨謝安許洞附

刁衍

路振

石延年 劉潛附

黃元

郭忠恕

章望之

文同

鮑由

秦觀

劉恕

蔡肇

倪濤

劉奔

程俱 葛勝仲

徐鉉

姚鉉

崔遵度

蕭貫

黃鑑

梅堯臣

王逢

楊傑

黃伯思

張耒

王無咎

李格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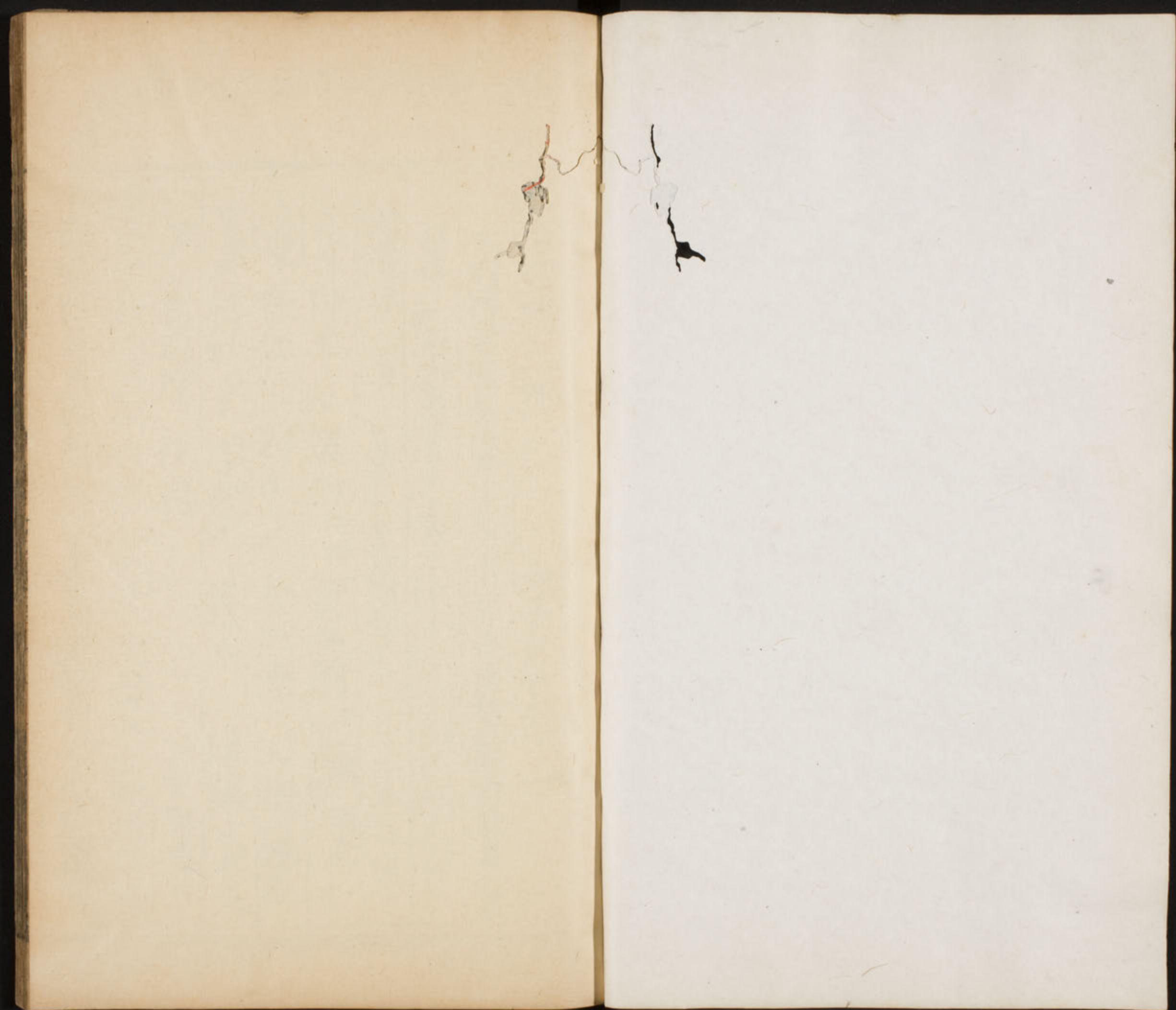
李公麟

陳與義

張喈

熊克

明監本宋史 卷百九





傳卷第二百

宋史四百四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兼領軍國事前中書右丞相嚴農領經筵事兼總裁屬此等奉

勅修

文苑三

陳充

吳淑 舒雅

黃昇 簡

積 謝炎

徐鉉

何中正

曾致堯

刁衍

姚鉉

李建中

洪湛

路振

崔遵度 陳越

陳充字若虛益州成都人家素貧盛少以聲酒自娛不樂從宦邑人敦迫赴舉至京師有名其屋間雍熙

中天府禮部奏名皆為進士之冠廷試權甲科釋褐
孟州觀察推官就改掌書記會冠準薦其文學得召
試授殿中丞出知明州入為太常博士直學文館遷工
部刑部員外郎久病告滿除籍真宗憐其貧病令致
仕給半俸未幾病間守本官仍克職以久次遷兵部員
外郎景德中與趙安仁同知貢舉改工部刑部郎中
大中祥符六年以足疾不任朝謁出權西京留守御
史臺旋以本官分司卒年七十充詞學典贍唐牛僧
孺著善惡無餘論言堯舜之善伯鯀之惡俱不能慶
殃及其子充因作論以反之文多不載性曠達善談

誠澹於榮利自號中庸子上頗熟其名以疾故不登
詞職臨終自為墓誌有集二十卷

吳淑字正儀潤州丹陽人父文正仕吳至太子中允
好學多自繕寫書淑幼俊爽屬文敏速韓熙載潘佑
以文章著名江左一見淑深加器重自是每有滯義
難於措詞者必命淑賦述以校書郎直內史江南平
歸朝又不得調甚窮窘俄以近臣延薦試學士院授
大理評事預修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一日
召對便殿出古碑一編令淑與呂文仲杜鎬讀之歷
太府寺丞著作佐郎始直祕閣以本官充校理嘗獻

九絃琴五絃阮頌太宗賞其學問優博又作事類賦
百篇以獻詔令注釋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遷水部
貲外卽至道二年兼掌起居舍人事預修太宗實錄
再遷職方貲外卽時諸路所上閏年圖皆儀鸞司掌
之淑上言曰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祕奧國家之
急務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漢祖入關蕭何收
秦籍由是周知險要請以今閏年所納圖上職方又
州郡地里犬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形則何以傳
合他郡望令諸路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一上
職方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九州輪廣如指

掌而斯在從之會詔詢禦戎之策淑抗疏請用古車
戰法上覽之頗嘉其博學咸平五年卒年五十六淑
性純靜好古讀學典雅初王師圍建業城中乏食累
聞有與淑同宗者舉家皆死惟存二女孩淑卽收養
如所生及長嫁之時論多其義有集十卷善筆札好
篆籀取說文有字義者千八百餘條撰說文五義三
卷又著江表聖人錄三卷秘閣閑談五卷子安節讓
夷遵路皆進士及第遵路官至詞部貲外郎秘閣校
理
舒雅字子正久仕李氏江左平爲將作監丞後充祕

閣校理好學善屬文與吳淑齊名累遷職方員外郎
求出得知舒州仍賜金紫恬於崇宦州之潛山靈仙
觀有詩仙勝迹郡秩滿即請掌觀事東封就加主客
郎中改直昭文館轉刑部在觀累年優游山水吟詠
自樂時人羨之卒年七十餘弟雄端拱二年進士
黃夷簡字明舉福州人父延不爲王審知從事甚被
親遇嗣王延鈞以女妻之錢氏取福州至光祿鄉夷
簡少孤好學有名於江東爲錢惟治明州判官太平
興國初從錢俶來朝授檢校秘書少監元帥府掌書
記賜以紫衣器幣鞍馬八年俶讓元帥改授夷簡

淮海國王府判官雍熙四年俶改封許王出鎮南陽
加夷簡倉部員外郎充許王府判官俶薨歸朝爲考
功員外郎累遷都官郎中掌名表人頗稱其得體至
道二年上言浙右人無預館閣之職者因自陳嘗勸
錢俶入朝詞甚懇激太宗憐之命直祕閣俄判吏部
南曹咸平中召試翰林遷光祿少卿初宰相張齊賢
欲引夷簡與魯致堯並知制誥有急制值舍人出院
即封除目命夷簡被病告滿二百日御史臺言當除籍
已景德中英簡被病告滿二百日御史臺言當除籍
貢宗以其吳越舊僚有詞學且年老母在特命續其

月廩太中祥符初遷秘書丞監三年丁內艱上遣中使存問賻贈有加因請護母喪歸浙右許之且欲不絕其奉給時授檢校秘書監平江軍節度副使踰年卒年七十七夷簡喜談論善屬文尤工詩詠老而不輟嘗攝鴻臚卿護許國長公主葬在道駙馬都尉魏咸信禮接甚薄夷簡銜之言於上云發引之日以錢三十千遺臣殆裝不重王人若有輕國命之意臣拒納上遣中使詰咸信咸信言夷簡始受命屢有求丐又獻挽詞以希賂遺臣皆不敢受以是為嫌既而夷簡又貢歌詩一編大率譏咸信各嗇且形于怨詛

復言所未受三十千錢意欲索取真宗甚鄙之且不欲其詩歌流布於外命中書召夷簡對焚之士大夫以是薄其為人浙右士之秀者只有盧積謝炎許洞盧積字叔微杭州人幼穎悟七歲能詩十二學屬文及長曉五經大義酷嗜周易孟子端拱初游京師時徐鉉以宿儒為士子所宗覽積文甚奇之為延譽於朝是年登進士第調補真定東鹿主簿至府值契丹圍城未及赴官卒年二十七嘗著五帝皇極志孺子問翼聖書數十篇

謝炎字化南蘇州嘉興人文宗禮泰寧軍掌書記炎

慕韓柳為文與盧稹齊名時謂之盧謝稹選懦炎勁
急反相厚善端拱初舉進士調補昭應主簿徙伊闕
連知華容公安二縣卒年三十四集二十卷

許洞字洞天蘇州吳縣人父仲容太子洗馬致仕洞
性疎雋幼時習弓矢擊刺之伎及長折節勵學充精
左氏傳咸平三年進士解褐雄武軍推官嘗詣府白
事有卒踞坐不起即杖之時馬知節知州洞又移書
責知節知節怒其狂狷不遜會洞輒用公錢奏除名
歸吳中數年日以酣飲為事常從民坊貰酒一日大
醉作酒歌數百言鄉人爭往觀其酤數倍乃盡指

洞所負景德二年獻所撰虎鈴經二十卷應洞識龍
略運籌決勝科以召譴罷就除均州參軍大中祥
符四年祀汾陰獻三盛禮賦召試中書改烏江縣主
簿卒年四十二有集一百卷又著春秋釋幽五卷演
玄十卷

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十歲能屬文不妄游處與
韓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仕吳為校書郎又仕南
唐李昇父子試知制誥與宰相宋齊丘不協時有得
軍中書檄者鉉及弟錯評其援引不當檄乃湯悅所
作悅與齊丘誣鉉錯洩機事鉉坐貶秦州司戶掾錯

賤為烏江尉俄復獲官時景命內臣車延規傳宏營屯田於楚州處事苛細人不堪命致盜賊群起命鉉乘傳巡撫鉉至楚州奏罷屯田延規等懼逃罪鉉捕之急權近側目及捕得賊首即斬之不俟報坐專殺流舒州周世宗南征景徙鉉蘇州俄召為太子右諭德復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景死事其子煜為禮部侍郎通署中書省事歷尚書右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宋師圍金陵煜遣鉉求緩兵時煜將朱令贇將兵十餘萬自上江來援煜以鉉既行欲止令贇勿令東下鉉曰此行未保必能濟難江南

所恃者援兵爾奈何止之煜曰方求和解而復決戰豈利於汝乎鉉曰要以仁稷為計豈顧一介之使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及至雖不能緩兵而入見辭歸禮遇皆與常時同及隨煜入覲太祖責之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太祖嘆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氏命為太子率更令太平興國初李昉獨一翰林鉉直學士院從征太原軍中書詔填委鉉鉉無滯辭理精嘗時論能之師還加給事中八年遷左常侍淳化二年廬州女僧道安私下安道安坐不實抵

罪鉉亦貶普寧令司馬初鉉至京師見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善書者不御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冠帶遽索筆筆跡約東後事又別署白道者天地之母書訖而卒年七十六鉉無子門人鄭文寶護其喪至汴胡仲容歸其葬於南昌之西山鉉性簡淡寡欲質直無矯飾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獻者所求必如其請鉉精小學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隸書亦工嘗受詔與向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說文序曰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夫八卦一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為之大

輅載籍為之六書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六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變巧偽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至光武時馬融以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典是之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考人考之於遠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之行已久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反以篆籀為奇怪之迹不復經心至於

四日今有人
六籍舊文相承傳一為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
草木魚鳥之名肆士心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
精究小學之徒莫能正矧正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
絕獨冠古今於是刊一死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摹篆
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夫以師心之獨見
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為字學者亦多
陽冰之新義所謂貴二而賤一也自唐末喪亂經籍
道息有宋膺運人文四興繁然復興以為文字者六
藝之本當由古法乃詎以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
垂憲百代臣等敢竭愚心陋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

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
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皆附益
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
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
有義理乖舛遠戾六書者並列序於後俾夫學者無
或致疑太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
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
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粵不可周知陽冰
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葉猶有未盡則臣
等粗為訓釋以成一家之書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

入附益互有異同孫奭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奭
音切為定庶幾學者有所適從焉錯亦善小學嘗以
許慎說文依四聲譜次為十卷自曰說文解字韻譜
鉉序之曰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矣蒼頡謨
鳥迹而文字之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閏色之李斯
變小篆以簡易之其美至矣及程邈作隸而人競趨
省古法一變字義浸謫先儒許慎息其若此故集倉
雅之學研六書之旨博訪通識考於賈逵作說文解
字十五篇凡萬六百字字書精博莫過於此是篆籀之
體極於斯焉其後貢魴以三春之書皆為隸字隸字

始廣而篆籀轉微後漢及今千有餘歲凡善書者皆
草書焉又說書之法有刪繁補闕之論則其說偽也
可知矣故今字書之數累倍於前夫聖人創制者有
依據不知而作君子慎之及史闕文格言斯在若草
木魚鳥之聲相從鱗類長之良無窮極苟不折之以
古義何足以辨故枚重之後玉篇切韻所載習俗雖
久安不可施之於篆文性者李陽水大經其能中興
斯學者明許氏良馬英發然古法皆俗易為堙微方
今許本之書僅存於世學者殊寡舊章空存秉筆操
筆更難復而偏僻真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

錄卷之有以昭愚學其世舍第時等志學士因命
取重所記以切韻久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觀錯又集
通釋四十篇書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志正易水
之新義析塵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其書正久此書
止欲便於檢計無他其地故聊存古言以爲別識其
餘數篇有通釋玉音十卷如諸同志不敏親爲之
纂錄以行于世皆字林金四流而後世方是茲示
聖及錄通釋書李昇見其文以爲秘書省王字累
官內史會人因錄之仁入宋憂懼而卒年五十五李
錫使江南見其兄弟文章嘆曰二陸不能及也茲有

文集二十卷質疑論若干卷所著稽神錄多出於其
客測元錯所看則有文集家傳方輿記古今國典越
苑歲時廣記云

句中正字坦然益州華陽人孟昶時館于其相母昭
裔之第昭裔奏授崇文館校書郎復舉進士及第累
為昭裔從事歸朝補曹州錄事參軍江水令又為路
州錄事參軍中正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
太平興國二年獻八體書太宗素聞其名召入後者
詐位郎直史館被詔詳定世間韻四年命劉張洎為高
麗加恩使還遷左贊善大夫改著作郎與徐鉉直校

定說文模印頒行太宗覽之嘉嘗因問中正凡有聲
無字有幾何中止退修為一卷以獻上曰朕亦得二
十一字可并錄之也時又命中正與著作佐郎吳鉉
大理寺丞楊文舉同撰定雍熙廣韻中正先以門類
上進面賜緡魚微加太常博士廣韻成凡一百卷特
拜虞部員外郎淳化元年改直昭文館三遷屯田郎
中杜門守道以文翰為樂太宗祥主及謚寶篆文皆
中正書之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咸
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見便殿賜坐問所書幾許時
三曰臣寫此書十五年方成上嘉歎良久賜金紫

命藏於秘閣時說州縣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
文二十一字入莫能曉命中正與杜錫詳驗以聞援
據甚悉五年卒年七十四中正嘉藏書家無餘財子
希古希仲並進士及第希仲太常博士蜀人又有孫
逢言林罕逢常為一國子毛詩博士檢校刻石經
罕亦善文字之學嘗著說文二十篇目曰薛氏小說
刻石蜀中

曾致堯字正巨撫州南豐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解
褐將離主簿梁州錄事參軍十三遷著作佐郎直史館
改秘書丞出為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歲所部秋租

惟湖州一郡皆納及期而之野帶潤三州悉有通有請
及按賞罰太宗以江淮類年水災野常特甚所言刻
薄不可行詔戒致老母擾俄徙知壽州轉太常博士
致亮性剛率好言事前於以養上章奏辭多激訂其宗
即位遷主客員外郎判也缺勾院張齊賢薦其材任
詞職命翰林試制誥既而以與議未允而羅李繼遷
擾而鄙靈武危急命致亮為判官仍遣戶部員外郎既受命因
經略使選致亮為判官仍遣戶部員外郎既受命因
抗疏自陳願不受章被之賜詞昔狂躁詔御史府鞠
其罪黜為黃州副使奎金紫未幾復舊官改吏部員

外郎蓋秦泉蘇初郡玉州大中祥符初遷禮部

中坐知揚州日曾請一月奉陪堂并州權臨轉

郎中三年奉命十六歲先頓好集錄所著有仙景

辨真三十卷廣中合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三十卷西

原要紀十卷為巨野之紀二十五篇子易從易古皆登

進士第

乃而字元履吳州人父老能仁南唐為昭武軍節度

使有為高相書節集錄被埋水五品服以文翰入侍

甚為親愛老字煜嘗言直清輝殿中意章奏金陵平

後遷歸宋高相賜緡魚致太常寺太祝補疾假滿屏

至德六年方與國初李時在翰林
出仕國無三德頌獻之或後本官出知睦州桐廬
會請刑書謂誰刑罪法非律文所
載者盡天下悉禁之巡使臣捕得盜賊亡卒
並送本官法官訊鞫無得擅加酷虐古者按姦凶于
四裔令遠方聞人如歸京闕以配務役最非其宜
神皇降也天子所履豈使流囚於此聚役自今處
罪人望勿許解送京亦不編於諸務之後又禮曰
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則知黃屋鑿鑿之中非用刑行
法之處望自今御前不行決罰之刑殿前引見司

黥法具並赴御史臺廷尉之獄杖不以大小皆引
赴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禮監科以
重聖皇明刑慎法之意或有犯劫盜亡命罪重者刑
足釘身國用布令此乃小民昧於刑憲逼於衣食偶
然為惡善不及他故其慘毒實傷風化亦望減除其
法如此則人情不駭各固其生和氣無傷必臻上瑞
再選大儒于五經文四十篇召試授殿中丞通判湖
州上疏請定天下酒稅額修郡縣城隍條約牧宰除
兩浙丁身稅等事亦水流死凡五事俄知婺州國子
博士官張求衍被召以無遺得知光州就

臣等伏以陛下聖德高厚，道使狀其峻，績優諸嘉，美德知慶。此其宗廟之靈，臣等外郎嘗上疏曰：臣聞天下大器也，非德不舉，非道不處。夫德者，執一以正其度，保衆畜衆，化以歸之。夫道者，至人謂其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上天曰帝，正乘地而總萬物以用人也。則知萬乘之事，一人之位，等天地之覆壽。若日月之照臨，可不慎乎？願以安民，曠示條舒，而被物所以其安。道以善化而民謂之，所天桀紂懷凶德以害之，而民謂之獨夫。則君之於民，善惡有如是之驗。夫之於君，毀譽有如是之異。陛下纂圖發誓，布政惟新，所望上

順天心，下從人欲，進善以去惡，避毀而來譽，遵唐虞之治，斥辛癸之亂，私賞無及於小人，私罰無施於君子。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開諫諍之門，塞諛妄之口。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無以春秋鼎盛而耽於逸游，無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若太祖之勤儉，若太宗之惠慈，答天地敷錫之意，保祖宗艱難之業，則周成漢文三宗之美，不可同年而議擬也。代還獻所著本說十卷，得以本官充秘閣校理，出知潁州，入為比部員外郎，改直秘閣，充崇文院校討時杜鎬、陳彭年並預檢討。衍言此二人可專其任，詔許解職。判三司開

拆司預修冊府元龜加主客郎中求領外任得知湖
州轉刑部郎中歲滿復預編修大中祥符六年書成
授兵部郎中入朝暴中風眩真宗遣使馳賜金丹已
不救年六十九衍始仕李氏權勢甚盛父為藩帥家
富於財被服飲膳極於侈靡歸宋以純澹夷雅知名
于時恬於祿位善談笑喜甚奕交道敦篤士大夫多
推重之子湛湜渭皆登進士第湛刑部郎中湜屯田
員外渭太常博士湛子繹約天聖中並進士及第
姚鉉字寶之廬州合肥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第
解褐大理評事知潭州湘鄉縣三遷殿中丞通判簡

宣昇一州傳化五年直中館待宴內苑應制賦賞花

釣魚詩特放嘉賓以日命甲與第賜白金以獎之

至道初遷太常丞元京此時曾使歷右正言右司諫

河東轉運使俄上言曰伏見諸路曾吏或廢明法事

惠愛足民者則立教條除其煩苛然後復舊章非

其所恃候具罷官悉裁其罪籍實為民計其禮

云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語曰舊令

尹之政必告新令尹斯實聖人之務言國家之急務

也彼空所在官更有經義利濟事以長久者歲久書

履歷日錄付新官能之遵守若事有為然匪便聽

上圖侯報改正詔從之咸平三年河夫州王陵
東南注鄆野又淮西城中積水壞廬舍以茲知州事
徙州于汝陽郡之高原委以營度許便宜從事工畢
和起居舍人京東轉運使徙兩浙以茲知州事
薛映知杭州與之不協事多不省映與薛非狀要保
省以聞詔使劾之當奪一官持除名貶連州文學士吉
州之萬安抵虔江有顛石舟行其中端險萬丈鐵道
感而興之以自况大山作符五五當最移岳州又移
舒州後授夔州團練副使天禧四年卒年五十三茲
文詞敏麗善筆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兩浙課吏寫
書亦薛映所摘之一事雖被官風斥猶瀟夫有標以自
隨有集二十卷又宋唐人文董纂為百卷目曰文粹
卒後子嗣復以其書上獻詔藏內府授嗣復承議主
簿幼子稱俊類美秀頗善屬辭數十歲卒茲紀其事
為略傳錄人多傳之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世之自祖光有在晉宋齊梁
陳魏周梁隋則刺史也世入蜀會王建據蜀置位
命功臣左衛將軍建中幼好學十四歲外親會蜀事
得建中為陽聚學以自給携文遊京師及至建中延
舉館於石照家之第照感其待之太平興國八年建

一曰... 遷主客員外郎歷遷判河南府知曹... 名昭文懇辭改集賢院... 監在京權易務... 文士因及建中... 名昭文懇辭改集賢院... 遷主客員外郎歷遷判河南府知曹... 名昭文懇辭改集賢院... 監在京權易務... 文士因及建中... 名昭文懇辭改集賢院... 遷主客員外郎歷遷判河南府知曹...

德中以久次進金部員外郎建中性簡靜神風雅秀
恬於榮利前後三求掌西京留司御史臺尤愛洛中
風土就構園池號曰靜居好吟詠每遊山水多留題
自稱巖夫民伯加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建中善修
養之術會命官校定道藏建中預焉又判太府寺大
中祥符五年冬命使泗州奉御製汴水發願文就致
設醮使還得疾明年卒年六十九建中善書札行筆
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習爭取
以爲楷法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
有詔嘉獎好古勤學多藏古器名畫有集三十卷子

周道周士並進士及第周士歷侍御史江東陝西轉
運三司鹽鐵判官賜金紫終工部郎中周民太子中
舍

洪湛字惟清昇州上元人曾祖動南唐崇文館直學
士祖壽桐城令父慶元獻書李煜授奉禮郎補新喻
令歸宋至寃句令湛幼好學五歲能為詩未冠錄所
著十卷為齧年集舉進士有聲雍熙二年廷試已范
復試擢實高等解褐歸德軍節度推官召還授右拾
遺直史館端拱初通判壽許二州歸宋與左正言尹
黃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宋沆伏閣請立許王元僖

為儲貳詞意狂率太宗怒時沈坐呂蒙正親黨已出
為宜州團練副使去凶語近臣曰儲副邦國之本朕
豈不知但近世澆薄若立太子即東宮僚屬皆稱
臣官職聯次與上臺無異人情深所不安此事朕自
有時爾湛坐前職出知容州黃震知邕州拯知端州
沈知靖州世則知蒙州容之戍卒謀竊發者湛偵知
亟斬之再遷比部員外郎知郴舒二州咸平二年召
還命試舍人院復直史館是秋命與閣門祗候韓紹
輝使荆湖按視民事條奏利病甚衆還判三司都磨
勘司又與王欽若同知貢舉未幾同修起居注時議

城綏州邊臣互言利害遣湛與閤門祇候程順奇同
往按視湛言城之利有七而害有二遂詔營葺終以
勞人罷之湛美風儀俊辨有材幹凡五使西北議邊
要真宗有意擢任顧遇甚厚曲宴苑中賦賞詩不移
晷以獻深被褒賞五年春有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
尉任懿納箱笈第事下御史臺鞫得懿款云咸平二
年補太學生寓僧仁雅舍因仁雅求院之主僧惠泰
爲道地署紙許銀七錠仁雅惠泰隱其二易爲五錠
惠泰素識王欽若已在貢院乃因館客竄文德僕夫
徐興納署紙二欽若妻李李密召家僕祁睿書懿名

於左臂并口傳許賂之數入省言欽若及懿過五場睿復
持湯飲至省欽若遣睿語李令取其銀懿未即與既而懿
預奏名授官未行丁內艱還鄉里仁雅馳書索銀形於詛
罵德方者賣卜縣市獲其書以告中丞趙昌言具其事奏
白請速欽若屬吏先是欽若為亳州判官睿其廳幹及代
歸以睿從行而未除州之後籍及貢舉事畢會州人張續
還鄉行服託為睿去籍名至是欽若訴去睿休役之後始
傭于家而惠泰未嘗及門欽若方被寵顧乃詔翰林侍讀
學士邢昺內侍副都知閻承翰并驛召知曹州邊肅知許
州毋濱古就太常寺別鞠懿易款云有妻兄張駕舉進士

識湛懿亦與駕同造湛門嘗以石榴二百枚木炭百秤饋
之懿之輸銀也但憑二僧達一主司實不知誰何延以為
湛納其銀湛適使陝西中途召還時張駕已死甯文德徐
興悉遁去欽若近參機務門下僕使多新募至不識憲泰
故無與左證又固執知舉時未有祁睿遂以湛受銀法當
死特詔削籍流儋州懿杖脊配隸忠靖軍惠泰坐受簡札
及隱銀未入已以年七十餘當贖銀八斤特杖一百黥面
配商州坑治仁雅杖脊配隸邠州牢城而不窮用銀之端
初王旦與欽若知舉出拜樞密副使以湛代領其事湛
之入貢院懿已試第三場畢及官收湛贓家實無物湛素

與梁顥善或假顥白金器乃取以輸官六年會赦移
惠州至化州調馬驛卒年四十一湛時一子偕行甚
幼州以聞特詔賜錢二萬官為護喪還揚州因詔命
官配流領外而沒者悉給緡錢聽其歸葬如親屬幼
梓者所在遣牙校部送之湛有集十卷子鼎大中祥
符四年進士至度支員外郎直史館鹽鐵判官

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唐相巖之四世孫巖貶死
嶺外其子琛避地湘潭間遂居焉振父洵美事馬希
果署連州從事謝病終于家振幼穎悟五歲誦孝經
論語十歲聽講陰符裁百言而止洵美責之俾終其

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餘何必學洵美大奇之十二
丁外艱母氏慮其廢業日加誨激雖隆冬盛暑未始
有懈淳化中舉進士太宗以詞場之弊多事經淺不
能該貫古道因試卮言日出賦觀其學術時就試者
比數百人咸矐眙忘其所出雖當時馳聲場屋者亦
有難色振寒素遊京師人罕知者所作賦尤為典瞻
太宗甚嘉之擢宣中科釋褐大理寺評事通判邠州
徙徐州召還直史館復遣之任遷太子中允知濱州
日契丹至城下兵少民相恐衆謂振文吏無戰禦
方略環聚而泣振乃親加撫諭且以敵盛不可與爭

鋒宜堅壁自守數日契丹引去轉運使劉綜其能
詔書褒美常作祭戰馬文曰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
執太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遣將王榮
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才但能走馬以馳射為專受
命惟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河而後發有剽淄齊者
數千騎尚屯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河南岸
而還晝夜急騎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
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曰房駟之精降為驪駉飲
泉呀風流沙激霆虎脊孤豨龍媒鷲惇丹髦撓霞的
額秋星第方著幹宜乘旋膺嶮臚角起方背珠明爾其絕

塞草荒介隕霜毛縮蹄堅筋舒脉張獸惡恐噬虬
獰欲驤噴沙散沫千里飛雪圍人負紉武士索鐵前
遮後突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終伏搗而受綫牧
官劬劬歲入券書蹄躑躅累通乎鬼區名駒大駝街
尾入塞勞其首長飾以駟僧蜀錦吳繒積如丘陵馬
歸於我也重幣入於彼也輕於是絡黃金之羈浴天
池之波鼓鬣雲衢弄影星河或蹠而嚙或輶而叱原
蠶申禁駟駿何多帝念神物來經遠道閱之于内殿
養之于外阜飲以玉池秣之瑶草窮冬邊塵入我何
滑羽書宵飛龍馭北巡選伏下之名馬屬闡外之武

臣調戈電燭禁旅星陳授以長策帥以全軍壯士怒
兮山可擘猛馬哮兮虎可作呵嘍嘖之無勇反遷延
而避敵冰霜淒淒介甲而馳不飲不秣載渴載飢駿
馬餒死行人嗟咨委天骨於衢路反星精於雲霧報
主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誤生芻致祭弊帷成禮瘞
而崇岡全爾具體馬如有神知帝之仁嗚呼又以西
兵未弭入判大理寺改太常丞知河中府徙知鄧州
代還判吏部南曹三司催欠憑由司景德中使福建
巡撫俄判鼓司登聞院會修兩朝國中以振為編修
官大中祥符初使契丹撰乘輶錄以獻改太常博士

外史列傳卷第二十一 三十一
左司諫擢知制誥振文詞溫麗屢奏賦頌爲名輩所稱尤長詩詠多警句及居文翰之職深愜物議自是彌加精厲從祀譙毫時同職分局掌事振獨直行在專典綸翰賤奏墳委應用無滯時推其敏贍七年同修起居注張復崔遵度以書事誤失降秩擇振與夏竦代之嗜酒得疾其冬卒年五十八錄其子綸爲太常寺奉禮卽振純厚無城府恂恂如也時人惜其登用之晚有集二十卷又嘗采五代末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書未成而卒

崔遵度字堅白本江陵人後徙淄州之淄川純介好學始七歲授經於叔父憲嘗以春秋編年史漢紀傳之例問於憲憲曰此兒他日成令名矣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和川主簿換臨分饋芻糧二抵絳州涉無定河河沙與水混流無定跡陷溺相繼遵度憫之著銘以紀焉端拱初轉運副使夏侯濤上其勤狀召歸對便坐因獻文自薦時新建祕閣命中書試作頌一首擢著作佐郎淳化中吏部侍郎李至薦之遷殿中丞出知忠州李順之亂賊遣其黨張餘來攻遵度領甲士百餘背城而戰賊踰堞以遵度投江中賴州兵援之得免坐失城池貶崇陽令移鹿邑咸平

初復爲太子中允景德初內出遵度名引對宗政發
詔索所著文召試舍人院改太常丞直史館會修兩
朝國史與路振並爲編修官大中祥符元年命同修
起居注東封進博士祀汾陰是歲真宗以兩省官絕
少故因覃慶選補之命爲左司諫遵度與物無競口
不言是非淳澹清素於勢利泊如也掌右史十餘歲
立墀上常退匿楹間慮上之見善鼓琴得其深趣所
斲舍甚湫隘有小閣手植竹數本朝退默坐其上彈
琴獨酌脩然自適常著琴箋云世之言琴者必曰長
三尺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象期之月居中者象閏

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協律郎劉昺以樂器配諸節候
而謂琴爲夏至之音至於泛絃卽卒無迷考愚嘗病之
因張弓附絃泛其絃而十三徽聲具焉况琴瑟之絃
乎是知非所謂象者蓋天地有自然之節耳又豈止夏
至之音而已夫易有太極是生而四儀兩儀者太極之節也
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
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大
而歲成焉旣不可使之節亦不可使之不節氣之自
然者也氣旣節矣聲同則應旣不可使之應亦不可
使之不應數之自然者也旣節且應則天地之交成

天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以星文乎上
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節者五色具矣斯任形
者也至於人常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日
常有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然後見氣常有五音而
不聞以弦攻之然後聞斯假物者也足故聖人不能
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能作琴而能知自然之節
何則數本於一而成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
卦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氣氣
相召其應也必矣卦既畫矣故畫琴焉始以一弦之
桐當其節則泝然而蹠不當其節則泝然無聲豈人

力也哉且徽有十三而中者為一自中而左泛有
三焉又右泛有三焉廿二聲殺而已絃盡則聲滅及其
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
必矣易之書也偶三為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
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書也偶
六而根於一一鐘者者之所生也在數為一在律為
五其在音為宮在木為其在四體為心衆徽由之而生
雖曰十三及其節也止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著
之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運其象數三其節經也絃
五其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先儒謂八音以絃

為琴絲以琴為君愚謂琴以中徽為君蓋天夫徽十
三者蓋盡昭昭可聞者也苟盡絃而考之乃總有二
十三徽焉是一氣也丈絃具之尺絃亦具之豈有長
短大小之限哉是則萬物本於天地天地本於太極
太極之外以至於萬物聖人本於道道本於自然自
然之外以至於無為樂本於琴琴本於中徽中徽之
外以至於無聲是知作易者考天地之象也作琴者
考天地之聲也往者藏音而未談來者專聲而忘理
又幾之作也庶乎近之者其闕也請俟君子世稱其
知言七年東郊建壇恭謝壇上設正坐奉天地配坐

奉二聖遵度時與張復同典記注書昊天為天皇又
增聖祖配位坐謬誤降為右正言復亦責為工部郎
中踰歲並復其秩九年仁宗以壽春郡王開府詔宰
相擇耆德方正有學術之士咸曰遵度力學有士行
時稱長者遂命與張士遜並為王友改戶部員外郎
賜服金紫又齊襲衣羣帶緡錢上作七言詩寵之因
謂左右曰翊善記室皆府屬也故王皆受拜今賓友
之禮當令答拜府中文翰皆遵度所作王讀孝經徹
章復以御詩賜之國史成拜吏部員外郎昇郎進封
改禮部郎中克諮議參軍諸宮建又加吏部兼左論

德未幾命使契丹判司農寺遵度性寡合喜讀易嘗
云意有疑則彈琴辨其數益易觀其象無不究也天
禧四年八月卒年六十七其子拜官者二人仁宗即
位特詔贈工部侍郎又授其二孫官有集二十卷
陳越字損之開封尉氏人祖守危興道今父夏虞部
員外郎越少好學尤精歷代史善屬文辭氣俊拔咸
平中詔舉賢良刑部侍郎郭贊薦之策入第四等解
褐將作監丞通判舒州徙知端州又徙袁州未幾召
遷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掌鼓司登聞院預修冊府元
龜與陳從易劉筠尤爲勤職真宗以其奉薄並命月

增錢五千車駕朝陵掌留司名表時稱爲工日是兩
府歲奏多命草之勲貴家以銘誌爲請者甚衆遷太
常丞群牧判官祀汾陰擢爲左正言越耿槩任氣喜
箴切朋友放曠盃酒間家徒壁立不以屑意然嗜酒
過差每食必先引數升罕有醒日亦用是遣疾大中
祥符五年卒年四十無子母老人皆傷之越兄咸嘗
舉進士未第楊億杜鎬陳彭年列奏爲言真宗憫之
及冊府元龜奏御特賜咸同三傳出身故事中書章
表皆舍人爲之東封後朝廷多慶禮舍人或以他務
所嬰乃擇館閣官得盛度路振劉筠夏竦宋綬陳越

分撰表奏宰相嘗以名聞其後皆相次掌外制唯越不及登擢時論惜之

列傳卷第二百

列傳卷第二百一

宋史四百四十二

開禧四年言者謂宰相嘗以名聞其後皆相次掌外制唯越不及登擢時論惜之

文苑四

穆脩

石延年

蕭貫

蘇舜欽

尹源

黃元

黃繼

楊鏞

顏太初

郭忠恕

穆脩字伯長鄆州人初嗜學不事進取有句員示東封詔

舉齊魯經三山士皆預選賜進士出身調秦州司理

參軍負才不與物通初忌之使之謫去員罪貶池

移脩

刑中道亡至京師。明道嘗問其家。不報。居財所歲餘。遇赦得釋。還。母居京師。問其家。不報。居財所歲餘。刑文學參軍。明道嘗問其家。不報。居財所歲餘。病。詔請權貴。欲與文結。文性直。不與。張知白守毫。毫有豪士作佛。願成。知白使人召僧。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僧。為壽。且求載名于記。僧投金庭下。趣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污吾文也。宰相欲識僧。且將用為學官。僧終不往。見母死。自負柩以葬。日誦孝經。喪記不飯。淳。屠為佛事。自五代文。教國初。柳開始為古文。其

後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號天下學者。靡然從之。脩於是時。獨以古文稱。蘇舜欽兄弟多從之。游脩雖窮。然一特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參軍。慶曆中。祖無擇訪得所著詩書序記誌等數十首。集為三卷。石延年字曼卿。先世幽州人。晉以幽州遺契丹。其祖舉族南走。家于宋城。延年為人跌宕。任氣節。讀書通大略。為文勁健。於詩最工。而善書。累舉進士。不中。貢宗錄。二舉進士。以為三班奉職。延年耻不就。張知白素音之。謂曰。毋者。乃擇祿耶。延年不得已。就命。後以右班殿直。改太常寺太祝。知金鄉縣。有治名。用薦者。

四百八十五个
通判乾寧軍從永靜軍為大理評事館閣校勘歷光祿大理寺丞上書音獻太后請還政天子太后崩詔諷欲引延年延年力止之後諷敗延年坐與諷善落職通判海州又之為祕閣校理遷太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嘗上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為二邊之備不報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命往河東籍鄉兵凡得十數萬時邊將遂欲以扞賊延年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既不暇教宜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又嘗請募人使哨廝囉及回鶻

舉兵攻元昊帝嘉納之延年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飲多以為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自若至夕無酒色相捐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已乃知劉石也延年雖酣放若不可撻以世務然與人論天下事是非無不當初與天章閣待制吳遵路同使河東及卒遵路言於朝廷特官其一子

劉潛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為古文以進士起家為淄州軍事推官嘗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方與曼卿飲聞母暴疾亟歸毋死潛一慟遂絕

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
于義同時以文學稱京東者齊州歷城有李冠舉進
士不第得同三禮出身調乾寧主簿卒有東臯集二
十卷

蕭貫字貫之臨江軍新喻人俊邁能文尚氣舉進
士甲科為大理評事通判安宿二州遷太子中允直
史館仁宗即位進太常丞同判禮院歷吏部南曹開
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為京東轉運使時提舉捉
賊劉舜卿善捕盜號劉鐵彈恃功為不法前後畏其
凶悍莫敢治貫至發之廢為民徙江東改知洪州累

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坐前使江東不察所部吏受賂
降知饒州有撫州司法參軍孫齊者初以明法得官
以其妻杜氏留里中而給娶周氏入蜀後周欲訴于
官齊斷髮誓出杜氏久之又納倡陳氏挈周所生子
之撫州未踰月周氏至齊梓置廡下出偽券曰若傭
婢也敢爾邪乃殺其所生子周訴于州及轉運使皆
不受人或告之曰得知饒州蕭使君者訴之事當白
矣周氏以布衣書姓名乞食道上馳告貫撫非所部
而貫特為治之更赦猶編管齊濠州遷兵部員外郎
召遷將試知制誥會營建獻懿二皇太后陵未及試

而卒貫臨事敢爲不苟合於時初感疾夢綠衣中人
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詞語清麗人以比唐李賀
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父者有才名嘗
爲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舜欽少慷慨有大志狀貌怪
偉當天聖中學者爲文多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
脩好爲古文歌詩一時豪俊多從之游初以父任補
太廟齋郎調滎陽縣尉玉清昭應宮災舜欽年二十
一詣登聞鼓院上疏曰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
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無
至腹誹然言之難不如容之難容之難不如行之難

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則三代之王也幸陛下留聽焉
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蓄
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言罰弗中
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于刑獄
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權救如此則是殺
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
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靈及今
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
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層毀刻而盡非
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

續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業之民察輔
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
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所以變災為祥決日之間
未聞為此而將計工役以圖脩復都下之人聞者駭
惑聚首指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
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
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入而百姓
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于內百
姓勞于下內耗下勞何以為國况天災之已遠之是
欲競天無省已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

其可得乎今為陛下計莫若來言士去佞人脩德以
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
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脩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
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脩已之日豈可忽哉謹宣
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園
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罪不在朕躬群有司又不肯
直言朕過以至于是斯將何辜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
鶴館大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帝
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後分別官
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

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夫失其性自上而降
又蓋炎安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與師徒而不能救魯
成公三年新宮火劉向謂成公信二桓子孫之讒逐
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
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
默守道而道幸之能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
幸也又上書曰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蓋以
四海至遠民有隱隱之心可以備庶故無間愚賤之言
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遺心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
莫得而進也臣觀乙之詔書戒越職言事措告四方

無不驚感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
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屬函設直
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應敬陛下聰
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
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以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
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
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
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
者非不知絀口數年坐得鄉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
之意而皆雁中傷窳庸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

目覩時弊口不敢論言晉侯閔叔向曰國家之患孰
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
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
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獲肉刑古法
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踈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
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
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
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
軫念于茲可為驚惶覬望陛下德音寢前詔勸於
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弄舉進士

改光祿寺主簿知長恒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
務康定中河東 地震舜欽詣陞通疏曰臣聞河東

地大震烈涌水壞屋廬城隍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

止始聞惶駭疑感竊思自編策所紀前代衰微喪亂

之世亦嘗有此大變今四聖接統內外罕寧戎夷交

歡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作

反過之耶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

也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

信任近臣而不省政事乎朝堂之上有非才冒祿竊

弄威福而侵上事者乎又豈施設之政有不便民者

四百八十五
乎深宮之中有陰教不謹以媚道進者乎西北羗夷
有背盟犯順之心乎臣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疑而
口不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脩闕政以厭
天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無事之時諫官御史不聞
唯續鋪白災害之端以開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
議咸有憂悸之色臣世受君祿身齒國命涵濡惠澤
以長此軀目覩心思驚惶流汗欲盡吐肝膽以拜封
奏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上怒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
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必恐橫罹中傷
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震

暴作臣以謂國家闕失甚良莫敢為陛下言者唯天
丁寧以告陛下果能沛發明詔許群臣皆得獻言臣
初聞之踴躍欣抃旬月間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
中時病而未聞朝廷舉而行之是亦收虛言而不根
實效也臣聞唯誠可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今應天
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
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豈大臣蒙塞天聽不為陛下
之豈言事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綱紀隳敗
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禁舉謹條大者一事以聞
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脩己者先

朱史四百八十二

四百一十五
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
稍通俳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為
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後則用度不足臣竊
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盱眙方罷猶坐於後苑門有
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
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
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
鮮者盡誅歛科率殆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
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
臣望陛下脩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

放棄優詣近習之職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
災變以思求圖則天下幸甚其二曰擇賢夫明主於
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登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
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擇昨王
隨自吏部侍郎遷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為
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詭
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及仍
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蓋之哉且石中立項
在朝行以詖諧自任士人或宴集必置席間聽其
語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其輕人

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
 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遠人輕笑
 中國宜即行罷免別選賢才又張觀為御史中丞高
 若訥為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
 軟懦無剛毅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按建置欲其慎
 默不敢舉揚其彩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
 之甚可咲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
 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為過
 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
 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必

留意焉范仲淹薦

六才口試為集問校理監進奏院

舜欽娶宰相杜衍女

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

用一時間人欲更張

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

其所為會進奏院

何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

鬻故紙公錢召妓

不聞多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

屬魚周詢等劾奏因

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

是舜欽與進與聖旨

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

緣得罪逐出四方者

半餘人世以為過薄而拱辰等

方自喜曰吾一舉

盡矣舜欽既放廢寓于吳中其

友人韓維責以世居

京師而去離都下隔絕親交舜

宋史四百四十二

欽報書曰蒙開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祐獨壽
外數千里自取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各
之樂也安肯舍安遠二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
人顏色不敢議論時常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
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
不測之禍粹去下吏一無敢言友讐一波共起謗議
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真之死地然後為快來者
徃徃鉤賸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恤者幾希矣故閉
戶不敢與相見如避寇仇偷俗如此安可又居其間
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佳衣食之累實亦

少避機穽也况血屬之多資入之薄持國見之矣常
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常不與人接乎
不可也與之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還徃使人
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追持國者必加釀惡言喧布上
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為重也都無此事
亦終日勞苦庶幾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
能了人事羸馬餓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
譏笑哀閔亦何顏面矣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錐與兄
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奔
走之勞耳目清曠不以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

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之下羅列圖史琴
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閭二門吟嘯覽古
於江山之間瀟茶野釀足以銷憂尊鱸稻蟹足以適
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
曲池高臺魚鳥相逐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
員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子守
道好學皆欣然願與生是亦必欲居此也
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
自奉養歟後為樂人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

親戚常相守耶予竊石道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
轉溝洫肉餒豺虎而後以為安所義何其忍耶詩曰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恩急難必相拯救後章
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
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於持國外兄弟也
急難不相救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
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二年得湖州
長史卒舜欽數上書論朝廷事在蘇州買水石作滄
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
善草書每酣酒落筆爭為人所傳及謫死世尤惜之

妻杜氏有賢行元舜元字才翁為人精悍任氣節為
歌詩亦豪健尤善草書舜欽不能及官至尚書度支
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尹源字子漸少博學彊記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洙
議論明辨果於有為源自晦不矜節有所發即過人
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殿直舉進士為奉禮郎
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新鄭三縣通判涇州
時知滄州劉渙坐事斬部卒降知密州源上書言渙
為主將部卒有罪不伏咎輒呼萬歲渙斬之不為過
以此謫渙臣恐邊兵愈驕輕視主將所繫非輕也渙

遂獲免嘗作唐吳及叙兵十篇上之其唐說曰世言
唐所以亡由諸任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
也唐既弱矣而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
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
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
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者不
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英雄或附而起德宗世
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悅叛于前武俊
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
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直命王承宗歸國也武

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未滔據趙燕疆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

者以河北之疆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疆則分天子之勢予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實主之請極其說唐太宗起艱難有天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故君臣相親而至治變以及後世視太宗由是而興雖其聖不及而任臣納諫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聽其下或不辨其姦下責其上無所不至所以敗也何哉夫君一臣衆六聖之君不相繼而出大姦之臣則世有之六聖在上

則無所容其臣莫不賢苟君之才不能勝臣之姦
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如是然未至於失道猶失道
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取臣之才不能
勝林甫之姦於是而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
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而有朱泚
之變以至於僖昭其心皆欲去亂而寧治也而才不
逮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姦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
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豈有失道乎予時天下
非無賢由君不能主聽也故至賢之主與夫失道之
主其與其亡皆自取之此繫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
臣正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繫乎臣也
也然則唐之亡非君之為臣之為也甚歟兵曰唐杜
牧當會昌中河朔用兵嘗為文數篇上論歷代軍事
利害繼以本朝制兵用將之得失下參以當時事機
牧儒者位不顯其術未嘗試然識者謂教知兵雖古
名將不能過今觀牧所著大要究極當世之務不專
狃古法使時君可行而易為功此其善也今哀之利
鈍所以與唐世異者唐自中世以來諸侯皆自募兵
訓練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討淮西青冀滄德澤潞
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

神策禁軍不過為磨礱而已故所至多有功今則不然國家患前世藩鎮之疆凡天下所莫能勇一萃於京師雖濱塞諸郡大者鎮兵不踰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勢分軍事往往中御愚謂此可以施於無事時鎮中國服豪傑心苟戎夷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主於外則勇主於內則驕勇生於勞驕生於逸夫外所習尚皆疆場或聞勞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於將故勇而使之戰則多利內兵居京師日享安逸加以賞賚未嘗服甲冒荷戈戟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驕驕而勞之則怨以之戰則多鈍若唐

之失失於諸侯之不制非失於外兵之疆故有驕將罕聞有驕兵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且唐之所失者制也今之所不得已也制也者可為而不為也然則為今之計當如何曰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戰敵以內兵為聲勢重邊將之任使專一軍之事而不得連州郡之勢斯可以獲近利而亡後害也餘文多不錄趙元昊寇定川堡葛懷敏發經原兵救之源是時通判慶州遺懷敏書曰賊舉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駐兵

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聽以敗范仲淹韓琦薦其
才召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主試者方
以賦進不悅其言策其文下除知懷州卒

黃亢字清臣建州浦城人也母夢星殞于懷掬而吞
之遂有娠少奇穎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章
得象得象奇之遊錢塘以詩贈處士林逋逋尤激賞
時王隨知杭州奏禁西湖為放生池亢作詩數百言
以意立人爭傳之亢為人侏儒不飾小節對人野率
如不能言然嗜學彊記為文詞奇偉卒鄉人類其文

東溪集

黃端字唐卿與亢同鄉里少敏慧過人舉進士補桂
陽監判官為國子監直講同郡揚億尤喜其文詞延
置門下由是知名累遷太常博士為國史院編修官
嘗詔館閣官後苑賞花而鑑持預召國史成擢直集
賢院以母老出通判蘇州卒

楊蟠字公濟章安人也舉進士為密和二州推官歐
陽脩稱其詩蘇軾知杭州蟠通判州事與軾倡酬居
多平生為詩數千篇後知壽州卒

顏太初字醇之徐州彭城人顏子四十七世孫少博
學有雋才慷慨好義喜為詩多譏切時事天聖中毫

州衛真令黎德潤為吏誣構死獄中太初以詩發其
冤覽者壯之文宣公孔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
是時有醫許希以鍼愈仁宗疾拜賜已西向拜扁鵲
曰不敢亡師也帝為封扁鵲神應侯立祠城西太初
作許希詩指聖祐事以諷在位又致書參知政事蔡
齊齊為言於上遂以聖祐弟襲封山東人范諷石延
年劉潛之徒喜豪放劇飲不循禮法後生多慕之太
初作東州逸黨詩孔道輔深器之太初中進士後為
莒縣尉因事忤轉運使投劾去久之補閬中主簿時
范諷以罪貶同黨皆坐斥齊之弟道輔薦太初上其嘗

所為詩召試中書言者以為此嘲譏之辭遂報改臨
晉主簿前此有太常博士宋武通判同州與守爭事
恚死守憾之拮構其子以罪發狂亦死父子寓骨僧
舍時守方貴顯無敢為直冤太初因事至同州葬武
父子蘇舜欽表其事于墓左後移應天府戶曹參軍
南京國子監說書卒著書號洙南子所居在鳧繹兩
山之間號鳧繹處士有集十卷淳曜聯英二十卷子
復嘉祐中本郡敦遣至京師召試合人院為奉議郎
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
子及第尤工篆籀弱冠漢湘陰公召之忠恕拂衣遽

辭去固廣順中召為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改周易博士建隆初被酒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競於朝堂御史彈奏忠恕叱臺吏奪其奏毀之坐貶為乾州司戶參軍乘醉毆從事范滌擅離貶所削籍配隸靈武其後流落不復求仕進多游歧雍京洛間縱酒踞弛逢人無貴賤輒呼苗有佳山水即淹留浹旬不能去或踰月不食盛暑暴露日中體不沾汗窮冬鑿河冰而浴其傍凌澌消釋人皆異之尤善畫所圖屋室重復之狀頗極精妙多游王侯公卿家或待以美醞豫張紈素倚於壁乘興即畫之苟意不欲而固請之必

怒而去侍者截以為寶太宗即位聞其名召赴闕授國子監主簿賜襲衣銀帶錢五萬館於太學令刊定歷代字書忠恕性無檢局孜孜度上憐其才每優容之益設酒肆言謗議特置官物取其直詔減死決杖流登州時太平興國二年已行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今遊矣因培地為穴度可容其面俯窺焉而卒橐葬於道側後累月故人取其尸將改葬之其體甚輕空棺若蟬蛻焉所定古今尚書并釋文並行於世

列傳卷第二十二

宋史四百四十一

宋史列傳卷第二十二

忠恕

忠恕

列傳卷第二百二

宋史四百四十二

開儀同正人魏國軍前書承想學國更領羅事都教是勝等奉

勅

文苑五

梅堯臣

江休復

蘇洵

章望之

王逢

孫唐

唐庚九伯附

文同

楊傑

賀鑄

劉涇

鮑由

黃伯思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

三百令二十个
為詩以深遠古淡為意間出奇巧初未為人所知用
詢蔭為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差賞之為忘
年交引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脩與為詩友自以為
不及堯臣益刻厲精思苦學絲是知名於時宋興以
詩名家為世所傳如堯臣者蓋少也嘗語人曰凡詩
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矣必能狀難寫
之景示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也
世以為知言歷德興縣令知建德襄城縣監湖州稅
僉書忠武鎮安判官監永豐倉大臣屢薦宜在館閣
召試賜進士出身為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

外即預修唐書成未奏而卒錄其子一人寶元嘉祐
中仁宗有事郊廟堯臣預祭輒獻歌詩又嘗上書言
兵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
十卷宛陵集四十卷堯臣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
從之游時載酒過問善談笑與物無忤詼嘲譏刺託
於詩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
詩也名重於時如此

江休復字隣幾開封陳留人少彊學博覽為文淳雅
尤善於詩喜琴奕飲酒不以聲利為意進士起家為
桂陽監藍山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

人求得之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獻其所著書召試為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與蘇舜欽游坐預進奏院祠神會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通判睦州徙廬州復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為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勾院脩起居注累遷尚書刑部郎中卒休復外簡曠而內行甚飾事孀姑如母所與游皆一時豪俊為政簡易嘗著神告一篇言皇嗣未立假神告祖宗之意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錄之著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二十卷

文集二十卷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為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中二千載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文多不可悉錄錄其心術遠慮二篇心術曰為將之道當先治心太上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不動夫惟義可

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言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才
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其必謹烽燧嚴斥候
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材曲盡犒而優游之所以
養其力小勝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為所
以養其心故士當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
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
此黃帝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凡將欲智而嚴凡
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
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
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心而後可以動於論鄧艾縱兵

於兇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
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
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
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
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
遷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
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
支百勇一辭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
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
敵而置之彼將強與吾爭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

之使之疑而却言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
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
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
籌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
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披劍則烏獲不敢
逼冠冑衣甲披兵而衆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
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遠慮曰聖人
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
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可
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

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無權則無以
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
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
則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
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
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
三代聖人之機不着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其有
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
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
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二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

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旅偃為之謀主闔廬
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六將任韓
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勝公灌嬰游說諸侯
任酈生陸賈縱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惟
留侯鄭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
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
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
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
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
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

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無機也有機而
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
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
創業之君所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
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
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
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當是之時而無腹
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
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
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太山之勢而聖人

常以累邛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心腹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柰何天下而無腹心之臣乎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憂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

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

不

是暇何暇盡心以

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

天子惇惇於上一旦有卒亦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

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

如兄弟執手入卧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疎尊其爵厚其

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宰相

韓琦見其書善之奏于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

除祕書省校書郎會大常脩墓建隆以來禮書乃以

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脩禮書

四百一十
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錄
銀二百子載辭所賜永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敕有司
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
為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為秘書省校
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
在相位以嫌拒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
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游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
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
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

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
年朝廷為再劾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
仕覃思遷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脩韓
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
除兪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
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
軻言世善排苟卿楊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
歐陽脩論魏梁為正統望之以為非著明統三篇江
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
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

四百一十
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沂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
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為三十卷

王逢字會之太平州當塗人其四世祖居嚴任唐為
驍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揚行密據淮南使人
以兵迫起之居嚴散追其家人而以一身歸行密授
以湖州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嚴亟使人掩
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人於高山見空石室詢其
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嚴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終子孫
世無顯者至逢博學能為文尤長於講說少舉進士
不中去教授蘇州學堂數百人晚始登第補南雄

州軍事判官歸為國子監直講兼龍西郡王宅教授
李璋從學事之甚謹岐國公主既降璋為逢家遷官
且有命逢辭不受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卒逢
為人樂易篤於朋友與胡瑗最善喜著書有易傳十
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妻陳氏亦有賢行無子
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年十七以書謁韓
琦琦其器之與黃庠楊實皆景祐以來俱以進士為
舉首有名一時唐卿初中第通判陝州於吏事若素
習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盜
母之喪而同喪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

四百一十
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乃釋之以聞示幾一之憂
毀瘠嘔血而卒詔賻其家

昔庠字長善洪州分寧人博學強記超敏過人初至
京師就舉國子監開封府禮部皆為第一比引試崇
政殿以疾不時入天子遣內侍即邸舍撫問賜以藥
劑是時庠名聲動京師所作程文傳誦天下聞於外
夷近世布衣罕比也歸江南五年以病卒

楊實字審賢察之弟少有雋才慶曆二年舉進士京
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既試崇政殿帝臨軒啓封
見名喜動于色謂輔臣曰楊實也遂擢第一公卿稱

賀為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
羸卒特詔賻恤其家先是其友夢實作龍首山人實
自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祿位之稱我其終日
乎已而果然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稍為宗
子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平當商英罷相
庚亦坐貶安置惠州會赦復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

平宮歸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庚為文精密通於世務
作名治察言閔俗存舊內前行諸篇時人稱之有文
集二十卷子文若自有傳庚兄弟五人長兄瞻字望

四庫全書
卷之三十一
之後名伯虎字長儒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
其父游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舟山伯虎夜半寤
更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
吾心動矣汝奉母真朝夕吾趨瀘南庚子及應伯虎
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川就舟遇江漲聲搖
數十里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虎彷徨堤上有漁者
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伯虎起入艇中叱僕
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
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歎曰天告汝也是日
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元

符二年庚以貢舉事繫獄臨卽語連伯虎臨卽并械
之凡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其詞確然一不及庚以
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伯虎惟真率無威儀人多
易之至是皆大服以為不可及伯虎仕於四方每數
年一歸不過旬日復去後卒于家有子二人

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
室名其家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
突先生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文彥博守成都奇之
致書同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司
馬光蘇軾尤敬重之軾同之從表弟也同又善畫竹

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門同
厭之投縑於地罵曰吾將以為鞞好事者傳之以為
口實初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知陵州又
知洋州元豐初知湖州明年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
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崔公度嘗與同同為館職見
同京南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乎與子話公
度意以話為畫明日再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恐
有聽者公度方知同將有言非畫也同曰吾聞人不
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
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
者有丹淵集四十卷行於世

楊傑字次公無為人少有名于時舉進士元豐中官
太常者數任一時禮樂之事皆預討論嘗議玉牒帝
系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為始祖無疑宜以
僖祖配感生帝又請孝惠后淑德尹后章懷潘后
皆祖宗首納之后孝章宋后嘗母儀天下升祔之禮
久而未講宜因慈聖光獻崇配之日升四后神主祔
于祖宗廟室斷天下之大疑正宗廟之大法由是四
后始得升祔神宗詔秘書監劉几禮部侍郎范鎮議
樂几請命傑同議傑言大樂七失並圖上之神宗下

凡鎮參定鎮不用傑議自制樂成詔褒之元豐永晉
州教授陸長愈言近封孟軻鄒國公宜春春秋釋奠與
顏子並配下太常議傑與少卿葉均博士盛陶王古
辛公佐以謂凡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孟
軻並配非是禮部復言自唐至今以伏勝高堂生等
二十一賢從祀豈必同時人詔從禮議哲宗即位議
樂又用范鎮說傑復破鎮樂章曲名宮架加磬十六
鐘磬之非又論鎮以黑黍用秬制律銅量叩之不合
黃鐘以世無真黍用太府尺為樂尺下舊樂三律詳
具樂志傑在神宗時與鎮異議至是復攻之鎮之樂

律卒不用元祐中為禮

部員外郎出潤州除兩浙提

點刑獄卒年七十自號

無為子有文集二十餘卷樂

記五卷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孝惠皇后之族孫長七尺面鐵

色眉目聳拔喜談當世事可否不少假借雖貴要權

傾一時小不中意極口訛之無遺辭人以為近俠博

學強記工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繡尤長於度曲按

拾人所棄遺以加隲括皆為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

李商隱温庭筠常奔命不暇諸公貴人多客致之鑄
或從或不從其所不欲見中不貶也初聖宗女隸籍

右選監太原二作有貴人子同事驕倨不相下鑄廉
得盜工作物屏待吏閉之密室以杖數曰來若某時
盜某物為其用某時盜某物于家然乎貴人子惶駭
謝有之鑄曰能從吾治免白髮即起自袒其膚杖之
數下貴人子叩頭祈哀即大笑釋去自是諸挾氣力
頡頏者皆側目不敢仰視是時江淮間有采芾以魁
岸奇譎知名鑄以氣俠雄爽適相先後二人每相遇
瞋目抵掌論辯鋒起終日各不能屈談者爭傳為口
實元祐中李清臣執政奏換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
太平州境以尚氣使酒不得美官怏怏不得志食官

祠祿退居吳下稍務引遠世故亦無復軒輊如平日
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一字誤以是杜門將遂
其老家貧貸于錢自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秋毫不
以巧入鑄所為詞章往往傳播在人口建中靖國時
黃庭堅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為似謝玄
暉其所與交終始厚者惟信安程俱鑄自哀歌詞名
東山樂府俱為序之嘗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之後
且推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為姓居越之湖澤所
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為賀
氏慶湖亦轉為鏡當時不知何所據故鑄自號慶湖

遺老有慶湖遺老集二十卷

劉涇字巨濟簡州楊安人舉進士王安石薦其才召見除經義所檢討久之為太學博士罷知咸陽縣常州教授通判冀州成都府除國子監丞知處鏡真坊四州元符末上書召對除職方郎中卒年五十八涇為文務奇恠語好進取多為入排斥屢躋不伸同時有鄭少微者字明舉成都人也與涇俱以文知名而仕不偶

鮑由字欽止處州龍泉人舉進士嘗從王安石學又親炙蘇軾故其文汪洋閑肆詩尤高妙徽宗召對除

工部員外郎居無何以不合去責監泗州轉般倉歷河東福建路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召為郎以言者罷提點元封觀廷知明州又知海州復奉祠卒年五十六嘗註杜南詩有文集五十卷

黃伯思字長睿其遠祖自光州固始徙閩為邵武人祖履資政殿大學士父應求饒州司錄伯思體弱如不勝衣風韻洒落飄飄有凌雲意自幼警敏不好弄日誦書千餘言每聽履講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嘗夢孔雀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以履任為假系務郎甫冠入太學校藝屢占上游履將以恩例奏

增秩伯思回辭履亦奇之元符三年進士高等調磁
州司法參軍又不任改通州司戶丁內艱服除除河
南府戶曹參軍治劇不勞而辨秩滿留守登洵武辟
知右軍巡院伯思好古文奇字後下公卿家商周秦
漢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
未遂以古文名家凡字書討論備盡初淳化中博求
古法書命待詔王著續正法帖伯思病其乖偽尾雜
考引載籍咸有依據作刊誤二卷由是篆隸正行草
章草飛白皆至妙絕得其尺牘者多藏弃又二年除
詳定九域圖志所編備官無六典檢閱文字改京秩

尋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掌管筴奏以備書恩升
朝列擢秘書省校書郎幾遷秘書郎縱觀兩府藏書
至忘寢食自六經及歷代史書諸子百家天官地理
律曆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凡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
集古器考定真贋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館閣
諸公自以為不及也踰再考丁外艱宿抱羸瘵因喪
尤甚服除復舊職伯思頗好道家自號雲林子別字
霄賓及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與司
文翰覽而書之不踰月以政和八年卒年四十伯思
學問慕楊雄詩慕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

二百五十一
翼騷一卷二子詔右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撫司書寫
機宜文字詔右從事郎福州懷安尉東伯思平日議
論題諉為東觀餘論三卷

列傳卷第二百二

列傳卷第二百三

宋史四百四十四

開禧國司莊國鑾國書前書後書國書總領事都總秘書

勅修

文苑六

黃庭堅

晁補之

秦觀

張耒

陳師道

李廌

劉恕

王無咎

蔡肇

李格非

呂南公

郭祥正

朱希

劉誥

倪濤

李公麟

周邦彥

朱長文

劉夙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幼嘗悟讀書教過輒成

宋史四百四十四

宋史四百四十四

黃庭堅

誦舅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為
一日千里舉進士調葉縣尉擢監初舉西京學官第
一為優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
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為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
又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知太和縣以平易治時課
頒鹽筴諸縣爭占多數太和獨不更不悅而民安之
哲宗立召為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踰年遷著作
佐郎加集賢校理實錄成擢起居舍人丁母艱庭堅
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視顏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
下哀毀得疾幾殆除服為秘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

史編脩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
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
條示之謂為無驗證既而院吏考閱悉有據依所餘
才三千二事庭堅書用鐵籠瓜治河有同兒戲至是
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直兒戲耳凡
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
言者猶以處善地為執法以親嫌遂移戎州庭堅泊
然不以遷請介為心蜀主慕從之游講學不倦凡經旨
授下筆皆可觀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僉書寧國軍
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郡得知

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龍觀庭堅在河北與趙
挺之有微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
所作荆南承天院記指為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
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庭堅學問文章天
成性得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學甫而不為者善
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
蘇軾門天下稱為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
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軾為侍從時舉
堅自代其詞有壤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
古人之語其重之也如此初游瀟皖山谷寺石牛洞

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晁補之字無咎濟州鉅野人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

慤之曾孫也父端有工於詩補之聰敏強記能解事

即善屬文王安國一見奇之十七歲從父官杭州於

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

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傳辯

雋偉絕人遠甚必顯於世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

及禮部別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於經術者可

豈浮薄調澧州司戶參軍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

為太學正李清臣薦館閣召試除秘書省正字遷

校書郎以秘閣校理通判揚州召還為著作佐郎章
惇當國出知齊州羣盜晝掠奪者補之默得其姓名
囊橐皆審一日宴客召賊曹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竟
悉擒以來一府為徹警坐備神宗實錄失實降通判
應天府亳州又貶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立復以著
作召既至拜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無國子編脩實
錄檢討官黨論起為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
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象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
管鴻慶宮還家真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忘情仕進慕
陶潛為人大觀未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

十八補之才氣飄逸嗜學不知倦文章溫潤典綉其

凌麗奇卓出於天成尤精楚詞論集屈宋以來賦詠
為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
仁厚勇略吏為五管郡守及循海上諸郡武備議者
以為通達世務從弟詠之

詠之字之道少有異才以蔭入官調揚州司法參軍
未上時蘇軾守揚州補之侔州事以其詩文獻軾軾
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邪乃具參軍禮入謁
軾下堂挽而上顧坐客曰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
詞一時傳誦其文為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論

事罷官又之為京兆府司錄事秩滿提點崇福宮卒
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
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
書與已意合見蘇軾於徐為賦黃樓軾以為有屈宋
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
以應舉為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
初軾以賢良方正薦于朝除天璽博士校正秘書省
書籍遷正字而復為燕國史官以編脩官上日有硯墨
器幣之賜紹聖初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

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
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謁言寫佛書為罪削秩徙郴
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
藤州出游華光亭為客者無不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
至笑視之而卒先自往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
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
及死軾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我世豈復有
斯人乎弟觀字少章觀字少儀皆能文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為文十
七時作西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

因得從軾詩賦亦深知之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
三歎之聲弱冠第進士歷臨淮主簿壽安尉咸平縣
丞入為太學錄范純仁以詐閣薦為試選秘書省正字
著作佐郎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顧
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
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復州徽
宗立起為通判黃州知兗州召為太常少卿甫數月
復出知穎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
宮初未至穎聞軾訃為舉哀行服言者以為言遂
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未儀觀

其偉有雄才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時二蘇及黃庭
堅晁補之輩相繼歿未獨存士人就學者衆分百載
酒箴飲之餒誨人作文以理為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
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
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
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惟海也順道
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吕梁放於江湖
而納之海其舒為滄漣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颶怒之
為雷霆蛟龍魚鼈噴薄而出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
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發生焉溝瀆東

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
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運之文也不求
奇而奇至矣激薄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
以言語句讀為奇反覆咀嚼以空亦無有文之陋也學
者以為至言作詩晚歲亦終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
府效張籍久於接閑家益益具郡守翟汝文欲為買公
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福昌宗福宮卒年六十一建
炎初贈集英殿脩撰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
十六蚤以文謁曾鞏一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

之知也留文業熈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
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
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傳先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為
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為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
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
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
恤也久之召為秘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
買棺斂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
禮為文精深雅與畫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
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財十一世徒

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嘗銘黃樓
曾子固謂如秦石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
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特刺字俛
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
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
貧懷金欲為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
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辱書諭以
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
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
執大馬愚雖不足以齒士猶常從侯之後願下風

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為臣則不見於王
公所以成禮而其敵必至自驚故先王謹其始以為
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
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
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
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
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東
門外尚未晚也及博為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穎時
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
詩嚮來一瓣香敬為魯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

挺之友壻素惡其入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
就憊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李為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為六歲而孤能自奮立
以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軾於黃州贄文求知軾謂
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
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為再拜受教而家
素貧三世未葬一夕撫枕流涕曰吾忠孝焉是學而
親未葬何以學為旦而別軾將客游四方以歲其事
軾解衣為助又作詩以勸風義以者於是不數年盡累
世之喪二十餘柩歸定華山下范鎮為表墓以美之

益閉門讀書又數年再見軾軾閱其所著歎曰張耒
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
責呂大防歎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耶軾與范祖
禹謀曰為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象奇實於
洛陽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也為將同篇諸朝未幾相
繼去國不果軾亡為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
於事師之勤匪敢以生死為問即走許汝間相地卜
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
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若為煉中
年絕進取意謂領為人物淵數始定居長社縣令李

四百一十
佐及里入買宅處之卒年五十一為喜論古今治亂
條暢曲折辨而中理當喧湮倉卒間如不經意聘
而起落筆如飛馳元祐求言上忠諫書忠厚論并獻
兵鑿二萬言論西事朝廷獨先首鬼章將致法為深
論利害以為終之無益願以寬大當時聽其言
劉恕字道源筠州人父渙六子疑之為穎上令以剛直
不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脩
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於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
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猶以為食而游心塵垢
教超然無戚戚意以壽終恕少穎悟書過目即成誦

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
之不善與之一坐驚異年十三欲應制科從人假漢唐
書閱月皆歸之詣丞相晏殊問以事反覆詰難殊不
能對恕在鉅鹿時召至府重德之使講春秋殊親帥
官屬往聽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
應召者才數十人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方引
先儒異說未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
異之擢為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試不中格更下
國子試講經復第一遂賜第調鉅鹿主簿和川令發
強摘徒一時能吏自以為不及恕為人重意義急無

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恕獨恤其妻子
 如已骨肉又面黜轉運使陳文峻詆為好史學自六
 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統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
 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年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
 編次資治通鑑英宗自擇館閣英才共脩之光對曰
 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
 劉恕耳即召為局僚過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諉恕
 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訛最為精詳王安石與之
 有舊欲引實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殿為辭因言天
 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張道以佐明主不應以

利為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
 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
 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絕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
 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
 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得失無所
 隱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就
 養許即官脩書光判西京御史臺恕請詣光留數月
 而歸道得風學疾右手足瘳然世學如故少間輒脩
 書病亟乃止官至秘書丞卒年四十七恕為學自曆數
 地理官職族姓至則代公府公府皆取以審證亦書

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借司馬光游
萬安山道旁有碑隲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者恕能
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
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為主人禮恕曰此非吾
所為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書晝夜口誦手抄
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著五代十國紀年以
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
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為通鑑外紀家素貧無以給皆
甘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
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別行及頃悉

遠之尤不信得屠說必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
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棄豈得齊以自隨哉好
攻人之惡每自頌平生有二十矢十八敵作文以自
警亦終不能改也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錄其勞官其
子義仲為郊社齋郎次子和仲有起軼材作詩清奧
刻厲欲自成家為文慕石介有俠氣亦蚤死

王無咎字補之建昌南城人第進士為江都儀真主
簿天台令棄而從王安石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
復調南康主簿已又棄去好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
釋所在學者歸之去采常數百人王安石為政無咎

守四百八
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游有下鄰以考經質疑者然
與人寡合常閉門治書惟安石言論莫逆也安石上
章薦其文行該備守道安貧而久棄不用詔以為國
子直講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

祭肇字天啓潤州丹陽人能為文最長歌詩初事王
安石見器重又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
司戶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為太學正通判常州召
為衛尉寺丞提舉永興路造軍徽宗初入為戶部員
外郎兼編脩國史言者論其學術反覆提舉兩浙刑
獄張商英當國引為禮部員外進起居郎拜中書舍

人前此試二題卒以宰相上馬為之以肇接肇立就
不加潤飾商英讀之驚節繞喻月必早御文章義書
詞不稱罷為顯謨閣直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包藏
異意非議辟雍以為不當受專職提舉洞霄宮會赦
復之卒

李格字文叔濟南人其幼時修藝專書有司方以
詩賦取士格非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說至數十萬言
遂登進士第調襄州司戶參軍試舉官為鄂州教授
郡守以其貧欲使棄他官謝不可入補太學錄再轉
博士以文章授知千餘

之威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陶子云人以為
知言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為檢討不說元祐政
意通判廣信軍有道士謝人楊福或中出必乘車
俗信惑格非遇之塗呼左右取車中道士采第治其
姦杖而出諸境召為姦郎貴黜京東刑獄以當
工於詞章陵轍直前為難易可舍筆力不少端嘗言
文小可以苟作誠不為鳥則不能且晉人能文者
多美至劉伯倫酒德陶淵明歸云來辭字字如肺
肝出遂高步晉人之其成者也妻王氏拱辰孫女

亦善文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明
誠自號易安居士

呂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於書無所不讀於文不
肯綴緝陳言熙寧中工方推崇焉歐三廟詩書之業
剽掠補拆臨摹之藝大行南公度不能逐時好一試
禮闈不偶退築字灌園不復以進身為意蓋善書且
借史筆以褒善貶惡或以來芥名所居齋嘗謂上必
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立蓋意有餘而文不足
則如吃人之辨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自然而或
屈者無助於辭而已

善於文者一無志於
早踐而為之故教然
十科薦士中書舍人
俗學安貧守道志希
多稱之議致命以官
傳於世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祥少有
詩聲梅堯臣字種老時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
白後身也舉進士熙寧中知武岡縣急書保信軍節
度判官時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安

石人書有異議者雖大臣亦當屏黜神宗覽而異之
一日問安石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
以示安石安石取而小臣所薦因極口陳其無行時
祥正從章傳察訪併聞之遂以殿中丞致仕後復出
遷判汀州知端州又棄去隱干縣青山卒
不第子元章吳人也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冷
光尉歷知雍丘縣連水軍太常博士知無為軍召為
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
圖羅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年四十加希為文
奇怪不驗襲前人軌轍特妙於翰墨沈著飛蓬得王

賦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三臨移至亂真
不可辨精於鑒裁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
知其妙處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與之冠服效唐
人風神蕭散立世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繫成
至不與人同市器所為譎異時有可傳笑者無為州
治有巨石狀奇醜帝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
冠拜之呼之為元又不能悔世俯仰故從仕數困嘗
奉詔徵黃庭以楷作周興嗣千字韻語又入宣和殿
觀禁內所藏人以為龍子女仁字元暉力學嗜古亦
善書畫世號小米仕至兵部侍郎徵文閣直學士

劉詵字應伯福州福清人中進士第歷官四主簿知
廬江縣崇寧中為議司檢討官兼軍器大理丞大
晟府典樂詵通音律嘗上歷代雅樂因筆又宋制作
之音故委以樂事又言周官大司樂書焉蓋
孔子所謂放鄭聲者今燕樂之音失於高急曲調之
詞至於鄙俚恐不足以召和氣求大德也音○徵徵
調不可闕臣按古制旋十二宮以七聲得正徵一調
惟陛下裁取徵宗曰卿言是也五聲闕一不可徵按
角拍為君臣相詵之樂此朕所欲聞而無言者卿宜
為樂典同之他日禁中出古鐘二詵執政乃詵按於

都堂說曰此與今太族太呂聲協命取大晟鐘於之
果應又曰鐘擊之無餘韻不如石磬詩所云後漢若
聲者言其清而定也復取以合之聲蓋諧歷宗正德
臚衛尉太常寺少卿纂緒因革禮卒詔君母喪盡禮
有雙芝生墓側人以為孝感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年甫能為文博學強志年十
五試太學第一進士調廬陵尉信陽教授入為
太學正秘書省校書郎著作佐郎司勳左司員外郎
朝年議有重燕重大臣爭先決策為國位計守心知
不可無敢一出口時稱言其非且曰景德以來遂守

約不犯邊明盟言固在不可渝也天下又平士不習戰
軍儲又屈毋詆議以詒後慮王黼怒曰君敢沮軍事
耶於是言者論其鼓唱撰造駁監朝臣縣酒稅再徙
茶陵船場卒年二十九死之明年金人犯關朝廷憶
濤言官其一子有雲陽集傳於世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南康長垣尉泗川
錄事參軍用陸佃薦為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
檢法好古博學長於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
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測款識聞一妙品雖捐千金
不惜經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天久殊

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刻為魚為
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鑿肪不可
治周法中絕真秦李斯所為不疑議由是定元符三
年病痺遂致仕既歸老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間雅書
畫自作山莊圖為世寶傳寫人物尤精識者以為顧
凱之張僧繇之亞襟度超軼名士交譽之黃庭堅謂
其風流不減古人然因畫為累故世但以畫傳云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疎雋少檢不為州里推重而
博涉百家之書元豐初遊京師獻汴都賦餘萬言神
宗異之命侍臣讀於邇英閣召赴政事堂自太學諸

生一命為正告五歲不遷益壽學乃於辭章出教授廬
州知深小縣還為國子主簿嘗為小官對仗誦前賦除
秘書省正字歷校書郎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卿
無議禮句檢計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徽宗欲使畢
禮書後留之踰年乃知龍德府徙明刑入拜秘書監
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順昌府徙處州
卒年六十六贈宣奉大夫邦彥好音樂能自度曲制衣
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於世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人年未冠舉進士乙科以病
足不肯試吏築宣樂園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長

史遷莫不先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以不到樂
圖為恥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衆元祐中起教
授於鄉召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元符初平書
宗知其清賻絹百有文三百卷六經皆為辨說人著
琴定而序其略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比
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蓋立志如此

劉弇字偉明吉州安福人兒時敏言穎日誦萬餘言登
元豐二年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歷官知嘉州城
眉縣改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于南郊弇進南郊大
禮賦世宗覽之動容以為相如子雲復出除秘書省

正字徽宗即位改著作佐郎實錄檢討官以疾卒于
官弇性嗜酒不事拘檢為文辭剷剔瑕類卓詭不凡
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為廬陵自歐陽文
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為一代儒宗繼之者
弇也其相推重如此云

三百五十二
教授累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尋調監陳留酒稅及
金人入汴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又
之召為兵部員外郎紹興元年夏至行在遷中書舍
人兼掌內制拜吏部侍郎尋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
州召為給事中敏議詳雅又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
江州太平觀被召會宰相有不樂與義者復用為中
書舍人直學士院六年九月高宗如平江十一月拜
翰林學士知制誥七年正月參知政事唯師用道德
以輔朝廷務尊主威而振綱紀時丞相趙鼎言人多
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

機上曰今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一返若不與全議和
則無可還之理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萬
一無成則用兵必不免上曰然三月從帝如建康明
年扈蹕還臨安以疾請復以資政殿學士知湖州陞
辭帝勞問甚渥遂請提舉臨安洞霄宮十一月卒年
四十九與義容狀儼恪不妄言笑平居雖譙以接物
然內剛不可犯其薦士於朝退未嘗以語人士以是
多之尤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邃紆餘高舉橫厲上下
陶謝韋柳之間嘗賦墨梅徽宗嘉賞之以是受知于
上云

汪藻字彥平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入太學中進士第
調婺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遷江西提舉學事
司幹當公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群臣皆賡進
惟藻和篇衆莫能及時胡伸亦以文名人為之語曰
江左二寶胡伸汪藻尋除九域圖志所編脩官再遷
著作佐郎時相王黼與藻同舍素不成出通判宣州
提點江州太平觀投閑凡八年終輔之世不得用欽
宗即位召為屯田員外郎再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
高宗踐祚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論奏宰相
黃潛善惡之遂假他事元為集英殿脩撰提舉太平

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權給事中遷
兵部侍郎兼侍講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
書紫誥仍兼給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搢紳艷之屬
特多事詔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重兵寔成外
重之勢且陳所以待將帥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
又言景觀以來賞結權倖外事關官與開邊誤國得
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直秘閣官至銀青光祿
大夫者近稍鐫撻而遷延恩宥又當甄復蓋依國初
法士中大夫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以
直學士兼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烈

天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攝前議論之辭則有時
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
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曆何
以示末世乞即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彙集
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為日曆之備制可史館既開修
撰彙崇禮言不必別設外局乃以郡人顏經技藝懇
其黜罷軍食遂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
論之于祠六年修撰范冲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藻
纂修事復中止恐遂散逸宜令就閒復卒前業詔賜
史館修撰錢聽辟屬編類八年上所修書自元符

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進官
其屬鮑延祖孟處義成增秩有差藻升顯謨閣學士
遣使賜茶藥尋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論其嘗為
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累赦不宥二十四年卒
奏論死後職官二子二十八年徽宗實錄成書右僕
射湯思退言藻嘗纂集詔旨比修實錄所取十蓋七
八似有乃於斯文詔贈端明殿學士藻通顯三十年
無憂慮以居博極群書老不釋卷尤喜讀春秋左氏
傳又西漢書工儷語多著述所為制詞人多傳誦子
大人恬恬怡怡兩懷喜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日曆

李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嗜學多識前言往
行世稱博學不窮紹一四年登進士第調丹徒尉徵
宗朝自夔州教授召為議禮武選編修官用蔡京薦
召對言自古帝王為治廣狹大小死模各不同然必
自先治其心者始今國勢有安危陛下有利害人材
有亦正心情有休戚四者治之也若不先治其心
或諱之以貨利或唱之以聲色此所謂安危利害邪
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况求其功乎上異其
言特遷祠部郎官大觀初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
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所謂

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
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則
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不可復
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
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
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
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
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
朝廷同者為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為幹
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

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為先二年累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衆人補郡蔡京初欲以童貫宣撫陝西取青唐夢得見京問曰祖宗時宣撫使皆是見任執政文彥博韓絳因此即軍中拜相未有以中人為之元豐末神宗欲命李憲雖王珪亦能力爭此相公所見也昨八寶恩遽除貫節度使天下皆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救今又付以執政之任使得青唐何以處之京有慙色然卒用貫取青唐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職提舉洞霄宮政和五年起知蔡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移

穎昌府發常平粟振民常平使者劉寄惡之宦官楊戩用事寄括部內得常平錢五十萬緡請糴粳米輸後苑以媚戩戩委其屬持御筆來責以米樣如蘇州夢得上䟽極論穎昌地力與東南異願隨品色不報時旁郡糾民輸鎡就糴京師怨聲載道獨穎昌賴夢得得免李彥括公田以黥吏告訐籍郊城舞陽隱田數千頃民詣府訴者八百戶夢得上其事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悅戩彥交怒尋提舉南京鴻慶官自是或廢或起逮高宗駐蹕揚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

以地理山川為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為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刑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為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既而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左丞奏監司州縣擅立軍期司掎歛民財者宜罷上諭以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顏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夢得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協會州民有上書訟夢得過失者上以夢得深曉財

賦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專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為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時建康荒殘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閻阜分守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降之以其衆分隸諸軍濠壽叛將寇宏陳卞雖陽受朝命陰與劉豫通夢得諭以福禍皆聽命及預入寇下擊敗之齊兵宵遁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防江措畫八事一申飭邊備二分布地

分三把截要害四約束舟船五團結鄉社六明審斥
堠七措置積聚八責官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
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
兵把截要害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進討金都元帥
宗弼犯含山縣進逼歷陽張俊諸軍遷延未發夢得
見俊請速出軍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金人得和州
長江不可保矣俊趣諸軍進發聲勢大振金兵退屯
昭關明年金復入寇遂至拓臯夢得團結沿江民兵
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
渡而去初建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解

權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
得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軍得悉
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
海寇朱明猖獗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或招
或捕或誘之相戕遂平寇五十餘群然頗與監司異
議上章請老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拜崇
信軍節度使致仕十八年卒湖州贈檢校少保

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以外祖尚書左丞鄧閔甫
恩補蘇州吳江主簿監舒州太湖茶場坐上書論事
罷歸起知泗州臨淮縣累遷將作監丞近臣以譔述

薦遷著作佐郎宣和二年進頌賜上舍出身除禮部
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建炎中為太常少卿知秀
州會車駕臨幸賜對俱言陛下德日新政日舉賞罰
施置仰當天意俯合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不然
則宗社危而天下亂其間蓋不容髮高宗嘉納之金
兵南渡據臨安遣兵破崇德海鹽馳檄諭降俱率官屬
棄城保華亭留兵馬都監守城朝廷命俱部金帛赴
行在既至以病乞歸紹興初始置祕書省召俱為少
監奏修日曆祕書長貳得預修營繕自俱始時庶事草創
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據三館舊聞比次為書名曰

麟臺三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俱論國家之患
在於論事者不敢盡言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
事有成敗理固不密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
諧則違咎於始議故言者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
間勇如相如不敢全言以抗秦趙財如劉晏不敢言
理財以贖軍食使人不敢言事不敢盡謀則報危
之隱誰與圖回而保社稷乎武功大夫蘇易轉橫行俱
言祖宗之德文臣自
臣自三職至
日閣門以
俱

列其除授皆頒特旨
為奇極官易監主等
官易之者蓋有深意
夫遂弄橫行易之為
政以開僥倖之門自
至皂隸轉為橫行者
轉不得過中大夫而
夫官職輕重在朝廷
職重反是則輕輕則
望此安危治亂所關
元豐之制以重務即至特遣
王僕射之名武臣獨不以寄極
也政和間政武臣官稱為節大
行官等也蓋當時有司不習典
以使為大夫以承常調之官下
少可勝數且文臣所謂慶官者
臣乃得過中大夫使此何理也
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
行者不以為恩未得者當懷缺
此徐俯為諫議大夫俱繳還以

為濟雖才俊氣豪所
自元豐更制以來承之
忽命從中出召為省郎
軍崔澤峻之所引也近
頌之句號為警策巨恐
下誠知俯姑以所應程
俱前稟秀州城罷為
閣待制俱晚病風痺
觀實錄院修撰使免朝
俱在掖垣命令下有不
高浸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
有也昔唐元稹為荊南判司
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監
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
外人以此為疑仰累聖德隆
者命之不棄後一日言者論
舉江州太平觀之除僧獻
者為俱領其事除授舉為
不俱力辭不至享年六十七
受子心者

長遠其為文與雅閱其為世所稱

張學字巨山襄陽人官奉三年上合等中家譜

方城尉陝州司判官勳子羽為子川陝宣撫使張

漢群利州路安撫司判官公事以子病去官紹興五

年召對學上疏曰金人云冬深漢軍地王師屢捷一

朝宵遁金有自敗之理非我幸勝之也今士氣猶振

乘其銳而用之固無不可然兵疲民勞苦使圖進取

似未可遽臣竊謂金人自計當築濬寧以守淮西之

地與屯田以為久成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

我之常待彼之變又不可不慮也

多出此塗願速擇一良將勁兵戍守其他以重上流之

勢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六年地震嶽秦比年以來賦

歛繁重征未有出而移者擗溝壑土著者失常業地

震之異殆或為此願以深思變異之由修政之闕致民

之女七年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再遷著作郎嶽因

對言吳蜀唇齒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今無元帥一年

矣蜀之利害臣粗知之忠勇之人使之捍外侮則可

至於撫循斯民則非所能辦也宜於前宰執中擇其

可以任川事者委任之然川蜀繫國利害非腹心之

臣不可今早得一賢宣撫使為要又言自駐蹕吳會

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荆南為意今宜亟選儒臣有牧
御之才者為二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
以為保固之資益重上流之勢既而何掄以刊改神
宗實錄得罪語連嶠出為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略
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
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為意陛下渡
江十年矣外有勍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
無聊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為陳腐而別取新奇之
說任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為當然而更為迂濶之
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為今

之計朝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
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
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
賢否而盡逐之宜其朋黨之浸成也九年除司勳員
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金人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
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嶠所進者播之四方十年擢中
書舍人升實錄院同修撰論主德收復宿亳兩郡乃
擅退軍使岳飛勢孤金人猖獗授承宣防禦使何應
罰而反賞封還詞頭乞罷已降轉官指揮未幾右正
言方俟高論嶠為侍從日薦引非才以酬私恩邊報

始至託疾家居由是罷去頃之起知衢州除敷文閣待制為政頗尚嚴酷歲滿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時方脩好息兵朝廷講稽古禮文之事嶠作中興復古詩以進上將召用會疽發背卒年五十三子昌時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稱政和初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召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尋坐為蘇氏學謫監華州蒲城縣市易務知洪州分寧縣召為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駒言國家祠事歲一百十有八用樂者六十有二舊撰樂章辭多牴牾

於是召三館士分撰觀祠明堂圓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所作宣和五年除祕書少監六年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入謝上曰近年為制誥者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王言之體且盤誥具在寧若是乎駒對若止作制誥則粗知文墨者皆可為先帝置兩省豈止使行文書而已上曰給事實掌封駁駒奏舍人亦許繳還詞頭上曰自今朝廷事有可論者一切繳來尋兼權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為時所推未幾復坐鄉黨曲學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高宗即位知江州紹興五年卒于撫州進一官致仕贈

中奉大夫與遺澤三人駒嘗在許下從蘇轍學評其詩似儲光羲其後由宦者以進用頗爲識者所薄云子遜遊

采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父勅紹聖諫官敦儒志行高潔雖爲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師將處以學官敦儒辭曰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祿非所願也固辭還山高宗即位詔舉草澤才德之士預選者命中書策試授以官於是淮西部使者言敦儒有文武才召之敦儒又辭避亂客南雄州張浚奏赴軍前計議弗起紹興二年宣諭使明橐言敦儒深達治體

有經世才廷臣亦多稱其靖遠詔以爲右迪功郎下肇慶府敦遣詣行在敦儒不肯受詔其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羽異宣中興謀定召於蜀蘇庠召於浙張自牧召於長蘆莫不聲流天京風動郡國君何爲棲茅如霍白首嚴谷乎敦儒始幡然而起既至命對便殿論議明暢上悅賜進士出身爲祕書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會右諫議大夫任勅劾敦儒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高宗曰爵祿所以厲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侍從武臣便至節制如其不可雖一命亦不容輕授敦儒遂罷十九年

四百二十二字
上疏請歸許之敦儒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時秦
擢當國喜獎用人墨客以文太平擢子禧亦好詩
於是先用敦儒子為刪定官後除敦儒鴻臚少卿擢
死敦儒亦廢談者謂敦儒老懷詆牘之愛而畏避竄
逐故其節不終云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杭州
司理參軍材希薦謫學官及詞科俱第一除兗州教
授入為太學正上幸學多獻頌者勝仲獨獻賦上命
中書第其優劣勝仲以為自差提舉議會所檢詞代以
官兼宗正丞始朝拜以從臣提舉幾會所至是代以
郭天信勝仲力請罷之稍遷禮部員外郎會御史中

丞石公弼言僖宗原廟增置殿室違元豐之舊詔禮
官議勝仲建言予而復奪在常八猶難之况在天之
靈乎議者非之責知歙州休寧州復召為禮部員外
郎權國子司業時朝廷命諸生習日雅樂樂成進一官
遷太常卿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陽脩嘗哀
集為書凡百篇號太常因革禮詔勝仲續之增為三
百卷詔藏太常及建春宮以勝仲兼論德勝仲為仁
孝學三論獻之太子復採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
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徙太常少卿除國
子祭酒尋知汝州李彥括田破產者衆勝仲請蠲不

當括者彥怒劾勝仲上寢其奏改湖州尋徙鄧州朱
勳先求白雀之屬勝仲不與至是媒孽其短罷歸建
炎中范宗尹為相凡前日以明附被罪遠貶者咸赦
還復知湖州時群盜縱橫聲搖諸郡勝仲修城郭作
戰艦閱士卒賊知有備引去歲大饑發官廩振之民
賴以濟紹興元年丐祠歸十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文
康子立方官至侍從孫邨為右相自有傳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將生有
翠羽雀翔卧內克幼而翹秀既長好學善屬文郡博
立胡靈器之曰子學老於年他日當以文章顯紹興

中進士第知紹興府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
督趣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
僚閱視有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
使者為燁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
乃見古循吏為表薦之入為提轄文思院嘗以文獻
曾觀覲詩白于孝宗喜之由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
相趙雄甚異之因奏曰翰院清選熊克小臣不由論
薦而得無以服衆論請自朝廷召試然後用上曰
善乃以為授書郎累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召
論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燕閒可論治道克自

以見知於上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難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為守以守為攻當和好之時為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為也邊備既實金人萬一猖獗必不得志於我退而乘我曲不在我矣且今日之守莫重淮東金犯淮西負糧自隨其勢必難若犯淮東滑河糧船直下易耳然則守淮之策以墾田脩堰教民兵為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即江陰建水軍緩急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衝多設攘置一巡檢警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矣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

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人將拊士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徙不常凡軍中莞權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為害矣又賧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掎削帝嘉其有志召草明堂赦書克言二浙荐饑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君即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克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

妻以女而乏資遣會章制獲賜金遂以歸之人稱其
清介卒年七十三

張卽之字溫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恩授承務
卽銓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歷監平江府糧料院丁
父憂服除監臨安府樓店務丁母憂服除監臨安府
龍山稅寧國府城下酒麩務簽書荆門軍判官廳公
事烏程丞特差簽書江陰軍判官廳公事提領戶部
犒賞酒庫所幹辦公事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
行在檢點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監尚書六部
門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主管文字添差通判揚州

改鎮江又改嘉興將作監簿軍器監丞司農寺丞知
嘉興去赴以言者罷丐祠主管雲臺觀引年告老特
授直秘閣致仕寶祐四年制置使余晦入蜀以讒劾
閩州守王惟忠於是削惟忠五官沒入其資下詔獄
鍛鍊誣伏坐棄市惟忠臨刑謂其友陳大方曰吾死
當上懇于天七揮刃不殊血流即之雖間居移書
言於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又使從孫士倩
娶惟忠孤女未幾似道入相中書舍人常挺亦以為
言景定元年給還首領以禮改葬復金壇田多郎之
倡義云郎之以能書聞天下金人尤寶其翰墨惟忠

字肖尊慶元之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

楚蕃字昌父其先鄭州人建炎初大父賜以祕書少監出提點坑冶寓信州之王山蕃以賜致仕恩補州文學調浮梁尉連江主簿皆不赴為太和三簿受知於楊萬里調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獄罷人以蕃為直始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即旬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家居連書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理宗即位以太社令與劉宰同召不拜特改奉議郎直祕

閣又辭奉祠得致仕轉承議郎依前直祕閣卒年八十七蕃年五十猶問學於朱熹既老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蕃賦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屢加引薦蕃竟不受宰之言曰文獻之家典刑之考歸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信州守吳旂乞錄其後詔其子遂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詔以承務郎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祕閣修撰鄭協等請謚乃謚文節

卷之四十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